

冬奥会成为各代表团运动员增进了解的平台

竞技交流 超越胜负

本报记者 陈晨曦 季芳 王亮

冬奥大视野

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对极限的挑战并不限于速度的刷新,还有对更高难度的追求。这让冰雪运动更具魅力,也让选手们热情奔放的个性得以彰显。

与此同时,冬奥会也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运动员增进了解的平台,大家在相互交流、相互激励中,实现超越。

追求极限突破自我

凭借两次堪称完美的转体1080度动作,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名将、美国队选手克洛伊·金几乎可以确保冬奥金牌到手。随后,赛场成为她挑战自我的舞台,反脚1260度动作,连续1080度转体动作引起阵阵惊呼,尽管未能成功,但她对极限的挑战仍赢得了对手和观众的敬意。“我才21岁,未来我还会继续努力。”她说。

在同一块场地,中国队选手蔡雪桐也向自己的最高难度发起挑战,只可惜反脚900度的落地出现失误,她没能站上领奖台。“如果我有能力不断去挑战自己的极限,或者是发掘潜力,我会继续的。”蔡雪桐说。

近年来,挑战高难度动作成为花样滑冰特别是单人滑项目的趋势之一。2015年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杯比赛中,中国队选手金博洋完成了自己的招牌动作——勾手四周接后外点冰三周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国际赛场完成该动作的运动员。此后世界顶尖选手纷纷提高自由滑难度,4个四周跳开始成为“标配”。

新生项目注入活力

北京冬奥会共新增了7个小项,其中,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两个项目以其观赏性强、视觉冲击力大,深受年轻人欢迎。在女子项目上夺金的中国队选手谷爱凌也向年轻人发出召唤:“希望用我的经历,吸引更多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参加到滑雪运动中。”

冬奥项目设置的变化,是国际奥委会寻求创新的体现。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不止在一个场合强调:“我们要把体育运动推向年轻人,不能再期望他们主动找上门来,而应该主动去贴近他们。”于是,项目更新鲜、更多元、更炫酷,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方向。

单板滑雪项目的“冬奥演变史”,可以成为冬奥会主动向年轻人敞开怀抱的缩影。这个上世纪起源于北美并迅速风靡世界的项目,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才进入冬奥大家庭。2006年都灵冬奥会,单板滑雪项目从4个增加到6个,索契冬奥会增加了男子、女子坡面障碍技巧项目,平昌冬奥会又将大跳台纳入怀抱。

单板滑雪先天就带着“新潮”的基因,其技术、风格、表现力,都与传统的单板滑雪有很大不同。而且,它不是源自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而是与娱乐和挑战息息相关。坡面障碍技巧、U型场地技巧、大跳台等奥运项目的设置都与冬季极限运动会的项目相关。经过多年深耕,多个商业性赛事已经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并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拿起雪板、走上冰雪赛场。

年轻人有多么热爱单板滑雪运动,从2月6日结束的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就可可见一斑。最终晋级的12名选手中,00后占据大半,最终获得冠军的新西兰队

选手佐伊·萨多夫斯基·辛诺特只有20岁,获得第三名的澳大利亚队选手特丝·科迪只比辛诺特大一岁。

沟通交流传递友谊

在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中国队选手苏翊鸣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挑战1800度的动作获得成功,他与自己的偶像、加拿大名将麦克莫里斯在赛后的互动更是令人感动。麦克莫里斯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苏翊鸣的喜爱:“能成为他的偶像,我很骄傲。”

以偶像为目标,是苏翊鸣不断进取的动力,冬奥会赛场在疫情之下为各国各地区选手提供了一个互相借鉴交流的机会。12日晚,花样滑冰冰舞韵律舞比赛中,中国队选手王诗玥/柳鑫宇完成比赛后一直坐在看台上观看其他选手比赛。过去两年,因疫情影响,他们出国

参赛的机会不多。冬奥会期间,他们希望抓住机会向各国各地区选手多多学习。当晚排名第一的法国队组合取得了90.83分的高分,王诗玥、柳鑫宇表示,法国队组合是他们学习的目标,虽然可能达不到他们的高度,但明确了未来的方向。

赛场上追求胜负,赛场下传递温情。谷爱凌夺金后和季军玛蒂尔德·格雷莫一起安慰亚军得主的一幕,超越了胜负,感动了观众。

开赛以来,赛场里传递出的友谊与温情随处可见。从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运动员休息室,到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的终点处,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为每一个精彩动作欢呼,也为每一次失误而惋惜。

在北京冬奥会的舞台上,人们看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之间的团结友谊,更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以冰雪运动为纽带,凝聚“更团结”的力量,这些场景感人至深,诠释着奥林匹克精神。

冬奥会开幕式上,她担任丹麦代表团旗手。

“我参加过多次世锦赛和奥运会,但这里绝对是我用过的最酷的冰雪场地。真希望我每天都在这里训练或比赛。”杜邦告诉记者,“冰立方”使用的“水冰转换”技术令人惊叹,“北京冬奥会践行了低碳环保的理念。”

北京冬奥会针对疫情防控出台的一系列举措,让杜邦赞不绝口:“冬奥闭环内每人每天都要进行核酸检测,我在这里感到非常安全。”杜邦表示,北京冬奥会“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理念,让她感觉受到重视。“我要打100分!”杜邦说:“冬奥村井井有条,设施完善。我们在‘村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过得很开心。”

杜邦曾多次来到中国。“北京是不可思议的城市。遗憾的是,今年没机会在北京转转,看看长城或故宫。但很幸运的是,我之前已经游览过这些地方。”她说。

在2月10日进行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赛第一轮较量中,中国队6:7负于丹麦队。“双方都打出了自己的水平,最后比分非常接近。”杜邦说:“中国女子冰壶队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她们都很年轻,还有大把时间去赢得奖牌,有着光明的未来。她们会做得更好。”

与中国女子冰壶队前队长王冰玉的真挚友情,也使杜邦在中国享有很高人气。“我前几天



冬奥有我



被大自然孕育的「雪如意」

张铭琦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以来,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见证着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融入中国元素、兼具自然与人文特色的“雪如意”,收获众多好评。

当我们拿到跳台滑雪赛道的S形曲线方案时,发现“S”的形状与中国传统吉祥物如意的形状非常契合,“雪如意”的创意也就由此诞生。跳台滑雪赛道“S”形的剖面形状,与顶部环形的公共空间和底部的圆形体育场完美结合,“如意”的造型既立体、富有动感,又彰显了中国特色。

设计之初,“如意”左右两边是对称的,但在实际山体测量过程中,设计师们发现“如意”边缘也就是赛道南北两边处于不同地段,受到山体走势影响,南北风向也不一样,结合防风做成的“如意”边缘就成了不对称的形状。为此,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利的带领下,设计师们经过多次讨论研究,一致认为没有必要一味追求对称,应尊重所在地的自然形态。对自然的尊重,也为“雪如意”带来了一些新意。

“雪如意”是被大自然孕育出来的。场馆依山而建,根据山谷原有地形顺势而建,将跳台底部架空于山谷地面之上,既满足了赛道建设标准,又保护了地表径流和植被,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张家口地区拥有丰富的风电资源,可以满足场馆的用电需求。

“雪如意”虽然采用人造雪,但原材料同样来自大自然。在古杨树场馆群附近,我们规划了一个容量达20万立方米的蓄水池,通过场地排水系统,将“雪如意”春季的融雪水以及夏秋季节的场地雨水收集到蓄水池中。池中的水既可以满足冬季赛场造雪需求,通过净化系统,还可以用于场馆及周边的日常用水。

“雪如意”的诞生,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分不开的。“雪如意”采用了模块化、单元化、预制装配式的建设理念,90%的建筑材料都是独立装配的。后期无论需要整体改造还是局部调整,都可以将单一模块单元拿下来再利用。使用可再利用、再构建的装配材料,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又做到了建筑的可持续利用。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简盟工作室所长,“雪如意”设计团队建筑专业负责人,本报记者陶相安采访整理)

冬奥礼记

包揽6个小项金牌

德国队雪橇、钢架雪车为何强?

本报记者 刘硕阳

2月12日晚,德国队选手汉娜·奈泽夺得女子钢架雪车冠军。至此,北京冬奥会雪橇和钢架雪车两个项目的比赛全部结束,德国队选手包揽了全部6个小项的金牌。

“为何德国在雪车雪橇项目中这么强?”在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混合采访区内,这几乎是每一名德国队选手都会被问到的问题。尽管年龄、成就、过往履历都有所不同,但大家的回答都有一个共同点:“德国的赛道条件优越,我们从小就可以在上面接受专业的训练。”这是男子钢架雪车金牌得主格罗特赫尔的回答,也是德国队选手的普遍感受。

目前,全世界共有17条符合条件的雪车雪橇人工赛道,德国便拥有其中的4条。充足的赛道保证了训练条件,也使得德国队选手有更多在家门口参加国际顶级赛事的机会。而德国队选手的优秀表现,也让这项运动在德国拥有大批拥趸,项目发展因此有深厚的人才基础。

“充足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人才储备、成熟而先进的运动员培养计划,外加器材等硬件的大量投入。”德国队一位雪橇运动员说,这些共同构成了德国队选手在这些项目上成功的原因。如今,中国雪车雪橇选手也逐渐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角。2月11日,中国队选手闫文港赢得男子钢架雪车铜牌。“我要祝贺闫文港,大家也能看到中国队在男子、女子钢架雪车项目上都有非常好的表现。”格罗特赫尔说:“‘雪游龙’这条赛道的建成,有利于未来更多中国年轻运动员的成长。”

见到她了,她是最棒的!”杜邦说,她2005年就认识王冰玉了,两人虽然地理距离遥远,但是相知相交17年,已很有默契。她们在赛场上全力比拼,在训练时互相交流,聊参赛心得、美妆经验等。

“这次,丹麦队由我姐姐和我领衔,还有三名22岁的年轻队员。”杜邦说:“在我看来,这是年轻有活力的队员和更有经验的队员的完美组合。我相信,这就是这支队伍与众不同的地方。”

丹麦冰壶队的队员均有其他全职工作。杜邦是一名电视台客户经理,她说这让她可以兼顾比赛和工作。“我们要工作,不能当全职运动员。如果我们每天有额外时间用来练习,相信我们的水平还可以提高。”杜邦说。

在杜邦看来,输赢不是成功的唯一标准,她更希望看到冰壶运动后继有人。听说在北京冬奥会的影响下,更多中国百姓爱上冰壶,杜邦很高兴地说:“在人口500多万的丹麦大约有600人玩冰壶,并不是很多。我希望冰壶运动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尽可能多的发展,更多人参与并喜爱这项运动。”

丹麦女子冰壶队队长马德莱娜·杜邦——

“这里很棒,每个细节都堪称完美”

本报记者 暨佩娟

我的冬奥故事

“来北京前我就知道,北京冬奥会一定会是一场组织良好、环境优美的赛事。这里很棒,每个细节都堪称完美,我非常期待下周的比赛!”2月12日晚,丹麦女子冰壶队队长马德莱娜·杜邦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这是杜邦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在北京冬